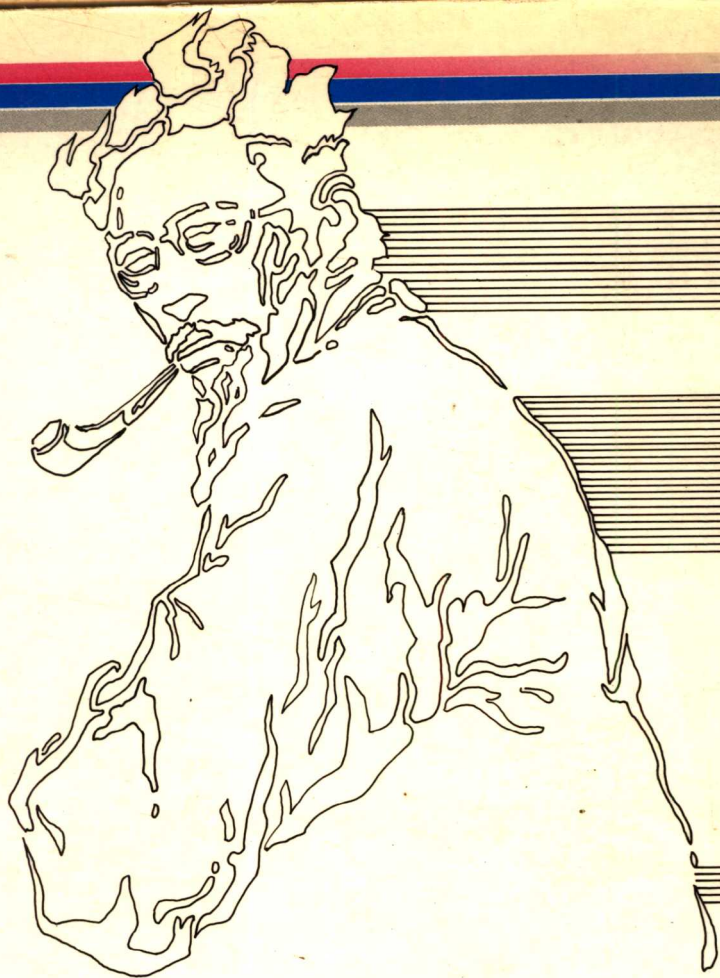




新詩的開路人——

聞一多

■ 許芥昱著

■ 卓以玉譯

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

許芥昱 著
卓以玉 譯

波文書局

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

許芥昱 著
卓以玉 譯

出版：波文書局
發行：PO WEN BOOK CO.

香港灣仔道234號地下

234, Wanchai Rd., G/F, H.K.

P. O. Box 23066, Wanchai P.O. H.K.

Tel. 5-753618 753690 721195

發行人：黃孟甫

印刷：大安印務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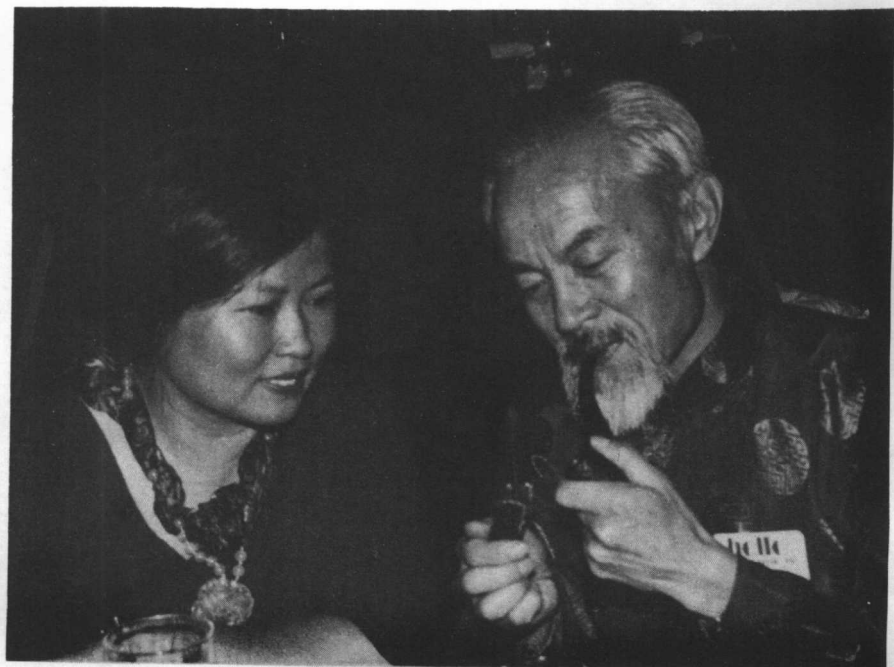
香港灣仔三角街五號地下

定價：港幣波文書局

5-753618
18.0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一九八二年九月初版



作者與譯者：許芥昱
卓以玉

(八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莽原夜奔馬

詩書畫

· 卓以玉請人爲許芥昱所刻的方章 ·

目 錄

前言	一
序	五
序幕——前後三場	七
第一章 童年	一三
第二章 清華生活	一九
第三章 留美時期	四九
第四章 新月詩人聞一多	八九
第五章 回到古典文學	一二九
第六章 早期興趣的復活	一四五
第七章 投身政治	一六五
第八章 結論	一九一

前言

二十年是一段不算短的時間，但要等人類改變他們的愚昧狀態，這段時間還不夠長。自從一九五八年起，我就曾寫信去北京圖書館，詢問一些關於聞一多的簡單細節，但是他們根本沒有理會我的要求，也沒有回答我的信。今天已經是一九七八年了，除了官方報紙上發表的那幾篇政治上沒有問題、歌功頌德的文章外，我還是不能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得到任何關於聞一多的資料。一九七三年，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的時候，我很有禮貌的、輕言細語的，向有關人士打聽聞一多的事節，但就那幾句話也差一點惹出了一場大禍。北京圖書館裏有一百七十一件聞一多的手稿，一共有八千八百多頁^①，我想去看一看，但始終沒有得到許可。

這二十年來想收集聞一多的原始資料的過程也就可以說明爲什麼我等整整二十年，最後才決定把我那篇博士論文改寫了。我對於死者跟一些在生的人欠下的感情債務，不能再拖了。我應該感謝許多學者友人們，例如日本京都大學的竹內實教授、楠原俊代先生，我們本校——三藩市州立大學的塔聞教授與楊秩華教授。他們各位在俄文和日文資料方面給了我很大的幫助。還有聖母大學的邵玉銘教授也幫我解決了很多關於資料上的問題。我也該謝謝在美國、歐洲、以及世界各地著名學府的圖書館，如史丹佛大學的胡佛圖書館，澳洲國立大學的圖書館、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哈佛燕京圖書館、加州大學的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國外除了澳洲的圖書館外，還有日本的京都圖書館、倫敦的亞非學術研究所的圖書館、荷蘭的萊頓圖書館，他

們都供給了我許多寶貴的資料。但給我幫助最多、回答我的問題最親切的是聞一多先生的弟弟——聞家驊教授。我從前在西南聯大時，他教過我法文詩。一九七三年我在北京還見到他。另外還有我現在能找到聞一多本人生前親近的好友們，就是梁實秋教授、顧一樵教授、王際真教授。他們都提供了不少資料給我。美國的國家人文科學基金跟社會科學研究會幫助了我一些研究費用，要是沒有這些幫助我也沒有辦法抽出時間來寫這本書。更不要說遠道跋涉的去找資料了。對這一切，我是應該表示感謝的。

我這本書，在目前的情況下就不能比這個更完整了。本來我想多談談聞一多的詩，因為從前在西南聯大念書的時候，也就是他的詩引起了我的注意與欽佩，因此才跟他學習。現在儘管這本書的出版情況及篇幅的限制，不允許我談得太多。我也想把聞一多的生平說得更詳細。不幸一九七三年聞師母病重，我不願意去打擾她。我又想從梁實秋教授他們那裏得一些更寶貴的資料，不過這些朋友都覺得有一些資料，今天還不是發表的時候。我尊重他們的意見，只好忍住，寫到這裏爲止了。

那麼我就把這本小書鄭重的獻給聞一多老師吧！爲了我們從前在昆明那三年美好的回憶：在一起討論文學，主要是討論聞一多先生的著作，有時他指點我那些不像詩句的詩。我最後的記憶就是聞一多老師教我口頭翻譯，中文翻成英文，英文翻成中文。那時候（一九四三年冬）我已經在譯員訓練班受訓，念完那一門課我就穿上軍服，從軍去了。分手後就沒有機會再見到他了。

這本書也許不值得拿來獻給聞一多老師，我想用下面兩句詩來記錄我們的一點師生感情、和廿年來看他的詩的一些感受，給這位值得人們敬愛的我從前的老師留一個紀念吧！

你把生命獻給死水，

但活起來的依然會死亡；

今天你的名字寫在那裏了——

在水上？在天上？

× × ×

當過去向現在招手，

點起紅燭又讀你的詩文；

那些被你激起的漪淪——

永不停息，永不消殞。

註①佐藤保：近代中國文學思想，東京大學文學部中國文學研究室編，一九六七年，第五八九頁。

序

兩千多年前，有一個人名叫唐雎。他帶了一把匕首去見秦始皇說：「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①這個故事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說一個士——一個有智慧、有道德修養的人。他一定應該能按照他自己的道德標準來決定他的行動，有的時候甚至於挺劍而起，拔刀相助，不顧當時政府、政權的一切規定與限制。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那一天，聞一多躺在血泊裏，他流的血恐怕還不到五步，他的身上也沒有帶匕首，但是他的死亡却震動了全世界。從北京到華盛頓，到倫敦，許多人都因為他的遇難而表示沉重的哀悼，像這樣一個極有造就的詩人、藝術家、學者，最後投身於政治，以天下國家為己任。這樣一個人，他不是有心有意的要按照中國這個傳統，就是唐雎這個傳統，來決定他的取捨、他的生死呢？我們要是把他的一生，從他的成長經過開始到最後的收場，把他的觀念與智慧的發展做一個詳細的分析。我相信我們就可以發現，他這一生就是兩千年前唐雎這種傳統在廿世紀的重演。他不幸的遭難、早死，在這世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②。這並不只是一個人悲壯節烈的故事。聞一多的生平，反映出與他同輩的知識份子所走的路。只是別人沒有他那樣悲劇化的收場而已。從這些知識份子一生的道路也就可顯出廿世紀中國歷史的方向。

註①見古文觀止，卷四「唐雎不辱使命」。

②邵玉銘 Yu-Ming Shaw, 'Wen I-To: The Early Life And Writings Of A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From 1899 To 1943', 尚未正式發表之論文，聖母大學，一九七四年，第一至三頁列舉聞一多死後各界的反應。參看本書第八章。

序幕——前後三場

在三千多英尺的高原上四季如春的昆明，是雲南的省會。那裏的天氣，從春天到秋天，從夏天到冬天，變化很少。可是風在那桉樹（尤加利樹）梢颯出來的音樂由朝至暮隨時都在變幻。天亮的時候這些樹的枝葉欣悅的迎風歌唱，中午的時候有熱烈的情調。可是那一天，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已經下午五點了，尤加利樹梢的風帶了一點黃昏的憂鬱，淒涼。

昆明城的西北角上有一條短而寬，舊式石頭鋪的街，叫府甬道。那時街石在夕陽中閃閃的反光，街上沒有人，只有一隻野狗，在嗅早上賣早點的小販們在街邊牆角留下的餘香。遠處傳來一陣腳步聲，這狗豎起耳朵來，聽了一聽，就很快的往旁邊街上溜走了。從坡底下上來了幾個歪戴呢帽、身穿短衣的人。他們左顧右盼的看橫街上有什麼動靜，彼此使了使眼色。然後走向府甬道的北端，繞了一圈，看了看，倒回來，又走回頭。然後分成兩批，走進左右兩橫街。就在那個時候有一個十九歲的青年也出現了。他看見在橫街上慢慢消失的那幾個穿短衣的人的背影，心裏震驚了一下，很有不安的感覺。他加快了腳步向府甬道的北端，一所門口牌子上寫着「民主週刊社」的房子走去。這個年青人就是聞立鶴，聞一多的大兒子。

那些日子聞立鶴他們一家六口人與西南聯大一些關切、敬愛他父親的學生們，都很爲他父親生命的安全而擔心。因爲那幾天昆明的謠言紛起，說國民黨跟別的右派份子有秘密的通令，要對付聞一多。四天前民主同盟的領袖，李公樸就在附近青雲街口的石坡上遭了暗殺，使這些謠言更是越傳越真。聞立鶴的母親心臟病得

很厲害。她要聞立鶴整天隨着他父親，照顧他。那天下午聞立鶴把父親送到「民主週刊社」去參加記者招待會後，他已經在府南道到他們家那幾百碼的路上來回的走了五六次了。他們的住處是聯大的教員宿舍，許多別的支持他父親的聯大同學、同事都已經走了，他們不免有些孤立的感覺。聞立鶴摸着口袋中最後收到的一封信的恐懼信，雖然他深感剛才那幾個躲躲藏藏走進橫街的背影有點不妥，可是他不斷的自己安慰自己，因為他父親是全國知名的學者，聞一多的名譽也許會使別人不敢輕易加害於他，大概可以避免被暗殺的不幸。所以聞立鶴就走回家了。過了一會兒，又走回到民主週刊社來。已經快五點鐘了，民盟領袖之一、聞一多的熟朋友楚圖南已經從「民主週刊社」出來了，再過了一會兒，聞一多也出來了。他憔悴的臉上滿罩着興奮的光彩，他對立鶴笑了笑，倆人就並肩慢慢的走下坡，朝着家的方向走去。

聞立鶴見到父親，心中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滿以為一天又平安的渡過了。在街口買了一份晚報，邊走邊看報上的新聞標題。只要再轉一個彎就可以看見他們的家，再走十幾步就可以到家了。可是四面八方忽然槍聲大作，立鶴馬上就撲伏在他父親身上。等他發覺出了事的時候，他已經從他父親身上滾下來了。他腿和胸都受傷的劇痛使他視覺不清，在模糊中發現倒在血泊中他父親的臉色已經變青、變黑了，而且臉上起了瘰癧。那一排穿短衣的人，在二三十尺外，還不斷的向他們開槍①……

聞一多的死是悲劇性的，是有英雄氣概的。幾個鐘頭前他在一個集會演講，他向這些右派的特務們挑戰的聲音還在昆明的空氣中激盪。是什麼使聞一多臨終前有這種眼光、這種力量？是一個浪漫詩人對於死亡的切望？還是一個醉心致力於祖國文化者的狂妄？抑或是一個有堅決信念的青年革命家，存心要用他自己的血來震驚世界？聞一多的一生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了什麼不可磨滅的印象沒有呢？

要是我們仔細的去檢討他的一生，看他這個人和他一生的思想發展過程，我們可以找到關於他爲人的戲劇感，跟他對詩歌的敏熱。從這些解釋我們可以了解聞一多爲什麼對於色彩有特別的敏感，對古代神話傳說中反映出來生命的秘密有那麼深厚的興趣。他死前三個月還在研究楚辭，把九歌改寫成古代神話歌舞劇。開場就是這樣的②：

「九歌」古歌舞劇懸解——迎神曲

黃昏時分，從四面八方輻輳而來的鼓聲，近了，更近了，十分近了。

「神光」照得天邊通亮。滿壇香煙繚繞。

男女群巫，和他們所役使的飛禽走獸以及各種水族，侍立在兩旁。

楚王左帶玉珥劍，右帶環佩，率領着文武百官，在莊嚴肅穆的樂聲中，魚貫而出，排列在祭壇下。壇右角上，歌聲從以屈大夫爲領班的歌隊中泛起。

男音獨唱：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

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

〔楚王上前三步，依次舉行着祭祀的儀式。〕

女音獨唱：

瑤席兮玉鎮，盍將把兮瓊芳……

從上面那一段九歌舞劇懸解的開場，我們可以看出聞一多對色彩的功能的領悟，甚至於我們可以嗅得出來這古歌舞劇裏花、草、香、燭的香味。從這一篇我們也很容易聯想到聞一多對意大利畫家安極利柯（Luca Angelico）作品的欣賞，以及他一生研究中國古典詩歌卅多年對他的影響。也許如果我不提出下一幕許多人會不知道聞一多豐富的想像力是從那裏來的。差不多在聞一多去世前卅年左右吧！那時他父親在教他讀楚辭。由於他年紀小，雖然對楚辭愛好的很深，可是他當時對楚辭的了解却是有限的③。

在湖北的沔水縣，下巴河鎮，有一個湖，叫望天湖。那是一個溫暖的夏天，湖水的微波在岸邊噁噁，發出帶有催眠性、單調的聲音。不遠的地方傳來嗩吶與鼓，有生氣的節奏，下巴河鎮的婦女與小孩有一半都圍在村子小廟的前頭。廟裏的神龕前香花堆積，香煙繚繞，四週的牆上掛滿了鮮艷的彩旗。可是廟裏的主神，也就是下巴河的女神像，却不在那兒。不久以前鄰村春節聚會的時候把女神借去了，今天是把女神接回來的日子。

沿着湖邊響着嗩吶的聲音。嗩吶是中國民間音樂中重要的樂器之一，特別是在湖北沔水一帶，用嗩吶的更多。有一群小孩子在行列的前頭跳跳蹦蹦的邊走邊談，不時還回頭看行列中提香爐的那兩個人。那兩個人各人手裏拿着一根棍子，棍子的一端掛着香爐。這一對提香爐的人後頭跟着來了另一對還願的鄉下人。他們赤着上身，有兩盞小油燈用鐵絲鉤掛在他們的胸膛上，這是表示他們還神願的誠心。在他們後頭有抬供品的人，抬着油漆得很美的木盒子，裏面裝滿了供果，有的是食物，有的是不能吃的。隊伍的正中有一個道士，身穿黃袍，頭髮挽成一個髻，戴着一頂類似壓髮圈的帽子，只有這個道士從容的踏着音樂的節拍走在行列中央，其餘的人都雜亂的跟着跑而已。道士是指揮迎神的負責人，所以他莊嚴地口裏念念有詞，但是他說話的

聲音早被音樂與孩子們喧鬧的聲音壓住了。女神的轎子油漆得很好看，轎簾上釘滿了小洋鏡。轎門與小窗遮得嚴嚴的，沒有人能看到女神的容貌。當這迎神的行列接近了下巴河鎮的村廟，道旁的觀衆中有一個小孩發現了他認識這兩個掛油燈還神願的人中之一，這孩子就大聲的叫那個人的外號，別人聽見了也就跟着他喊那個人的名字。跟着又有人認出迎神行列中別的人，大家都開始打招呼。迎神的行列也開始有一點混亂了。只是那兩個還神願的人，却一本正經的往前走，不理會別人對他們的招呼。有人叫：「家福老二，你油燈的油倒出來了！」還神願的人聽了也不理，又有人喊：「順娃兒的爹啊！那個燈的鐵絲鈎掛在你的肉上痛不痛？」還神願的人也不理。聞一多那時也在觀衆裏頭，他緊靠着他的堂哥站着。堂哥是個相當壯健的青年，看上去好像比他高一倍。聞一多穿了一件他大哥傳下來的舊藍布長衫，腳上穿着一雙半新家裏做的黑布鞋。他沒有像別的觀衆那樣喊叫，他只希望轎簾和兩邊的小窗稍爲大一點兒。聽說女神就是村北王寡婦那個年青漂亮的女兒，又有人說女神就是廟裏那個打雜的人的老婆，生了一臉的麻子，每早你都可以廟後面看見她倒淘米水。又有人堅持說平常在神龕裏的神像是一個未出嫁的處女，四百年前她信佛信得非常虔誠，一直到死都沒有改變，死後屍解了。殘骸就變成了那個神像，多年來大家議論紛紛。那天迎神的人也還在不停的爭論，不過大家都同意，不管女神的來歷如何，她的法力是無邊的。有有些人還可以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提出具體的證明，女神的確顯過靈，保佑過他們，幫助過他們。聞一多很想擠到轎子前面去，可是人太多了。他堂哥怕他擠丟了，不讓他混到人群中。這些人圍着轎子湧，有人喊：「神轎一進廟，就趕快開廟門！」有的人的手、腳被夾在廟門縫裏了，因此迎神的音樂中夾插了些傷痛的喊叫聲。迎神的樂隊一半進了廟門，一半還在廟門外繼續的敲打，連主持的道士都被關在廟門外好幾分鐘。聞一多的堂兄趕快把聞一多帶着離開這吵嚷的